

梁谷音

Liang Gu Yin

画传

我的昆曲世界

梁谷音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我的昆曲世界

梁谷音

梁
谷
音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昆曲世界:梁谷音画传/梁谷音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703-977-8

I. 我… II. 梁… III. 梁谷音-自传-画册 IV. K825.7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611 号

- 书 名 我的昆曲世界
——梁谷音画传
- 著 者 梁谷音
- 责任编辑 计 敏
- 封面设计 梁业礼
- 图片文字 俞邬文
-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www.bjph.net)
- 地 址 上海市瞿溪路 1365 弄 3 号(200032)
-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 开 本 690×980 毫米 1/16
- 印 张 15
- 字 数 218000
-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703-977-8/K·146
- 定 价 35.00(附 CD 一张)

上海百家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

田原律师(13501917060)

商瑜律师(13501679328)

序

观星梁谷音

黄宗江

小老儿乃艺海终身一小徒耳，年近望九，因天时地利人缘得观古今剧种大半世，却不耐称“追星”，星岂可追？死介癯勒地，对星不敬重，对己亦欠自尊。只望空顶礼，观星于心。

去岁贺上海昆剧团成立三十年出画册邀我写序，乃题做《昆曲万岁》。观其老剧新排《长生殿》，我援引洪升原引子，易数字曰：“今古剧场，问谁个能唱到底？昆剧！昆剧！”我又重提：唯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唯创新才能保住传统。我也来他个十六字诀，曰：整旧如旧，整新如旧，整旧如新，整新如新。是谁个能达到这般境界？我在灿烂群星中，数十载观而又观的梁谷音，堪称一典范也。

整旧如旧者，如《思凡》、《寻梦》……

整新如旧者，如《烂柯山》、《邯郸梦》……

整旧如新者：如《潘金莲》、《蝴蝶梦》……

整新如新者：如《婉容》、《琵琶行》……

我何能饶舌，学舌！请观其剧，聆其音，如观聆均不得，观其画传，亦可心向往之矣！

她本是浙东小镇一小尼姑，得思凡，下山，下山之后又如何？如何？上海、北京、香港、台北……美、英、德、日、瑞典、丹麦、新加坡……均在足下眼底云端！星啊！星！好一颗明亮的星！可爱的梁谷音！

2009年5月

自序

戏里戏外

梁谷音

我不是盆子里的名花无比娇贵。也不是园内春华秋叶人见人怜。我只是深山里的乱草随风摇来摇去，有一丝温柔、有半点狂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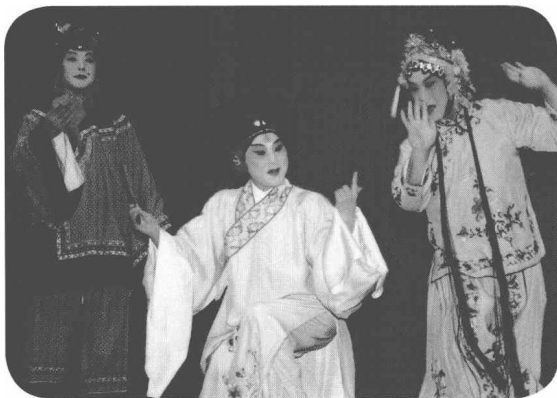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为避乱兵残杀，我在娘胎里随母亲东躲西逃，最终藏在那浙江金华的深山密林中。等了一天又一天，足足半个月，鬼子还在山脚下不走，我实在憋不住了，拼出全身的力气从娘胎中脱出，“哇”的一声刺破了1942年4月7日的拂晓。“空谷之音”，名字由此而生。

1950年，我八岁。父早亡，母远离他乡做工。我带着四岁的大妹，三岁的小妹住在浙东新昌县城关镇的一间草房中。一天三餐一锅饭，一年四季咸白菜。妈妈两个月回来一次，留下生活费又走了。我天天要上学，还要砍柴烧饭，管好两个妹妹。村里人人夸我是个乖孩子，了不起的小母亲。可是我这个小母亲一到晚上就吓得直发抖。

一年后两个妹妹都送了人，我被已出家的姑婆收留在新昌县的万福庵。姑婆是念书人，明大理，舍不得我做小尼姑，依然让我上学。我在学校是老师怜悯的可怜女，在尼姑庵成了老尼姑、小尼姑宠爱



梁谷音在京剧《游龙戏凤》中饰李凤姐，右为计镇华扮演的正德



1989年梁谷音在春节反串联欢中饰西门庆(坐者)

的小东西。在沉沉钟鼓声中，我始终未感半点孤独寂寞。

1953年我小学毕业，妈妈从上海来信要我报考上海戏曲学校，减轻姑婆的负担。姑婆给我胸前别上一条红布，上写姓名，地址，往何处去。在老尼姑、小尼姑的生离死别的号啕大哭声中跳上了汽车，又转火车，单枪匹马来到了大上海。

花花绿绿的世界，活泼可爱几千个考生，我穿了一件不知那个朝代的土布棉长袍，好似博物馆的文物被专家们、考官们翻来覆去地鉴定、观察，弄了几个时辰，勉强争取了一个备取生。

1954年3月1日，上海戏曲学校正式开学。一日三餐，四菜一汤，外加水果、糖饼。土布长袍换上了时髦的校服，我好比灰姑娘进了皇宫，虽没有白马王子，却有那么多的老师疼爱我。

八个春秋，风风雨雨，朝朝暮暮、稀里糊涂。业务老师偏爱我，政治老师歧视我。舞台上我是主角，舞台下也是挨批的主角。八年来，我学会了昆曲近百出戏，也学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写心得，作检查。

沈传芷、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洁、方传芸等老师的谆谆教诲，俞振飞，言慧珠校长的精心提携，周玘璋老校长的严格要求，终于在1961年8月毕业，而且成了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十大金牌之一。

还未真正迎到春天，恰恰一阵冰封霜打，“文化大革命”击碎了我美好的梦。“伟大旗手”指示，有杀父之仇的人必须赶下舞台，我毫无选择地滚下了地毯，告别了一个演员的黄金年代。

下干校，战高温，折腾了几年。1973年，应浙江省宣传部长严永洁同志之邀，我下了决心，离开大上海，离开新婚三年的家庭，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只身孤影地赴杭州，成为浙江京剧团的新成员。

在杭州度过了寂寞的五年，枯燥的五年，一事无成的五年。浙江两派打内仗，一年一个团才演十场戏，加上隔行如隔山，我对京剧很陌生，剧团很排斥。我毫无目的地混了五年。

1978年上海昆剧团再度成立，领导未忘记我，学友不抛弃我，我又回到久

别的上海。蹉跎岁月，我浑身上下蒙蒙灰色，那么憔悴，那么暗淡，当年的光彩消失得无迹无影。可是我不甘心从此结束艺术生涯，我要挣扎，我要讨还失去的年华，我要造就第二个春天。

忍耐加拼命，总算争出了一个自己的天地。《烂柯山》、《潘金莲》、《画皮》、《蝴蝶梦》、《佳期》、《活捉》等，我塑造的古代女子一个接一个在舞台上诞生，在社会中得到公众承认。

“梅花奖”、“白玉兰奖”、“艺术节表演奖”，荣誉接二连三地向我涌来，时来运转，我成了时代的宠儿。尤其使我最感欣慰的是在政治上与任何人待遇同等，再不担忧出访前临时拉下。十年来，日本、英国、瑞典、丹麦、美国等多次随团出访，我的艺术也受到了海外同胞与异国朋友的欢迎，谈不上誉满全球，但也算走了世界、开了眼界。

虽然争回了第二个春天，终究时光不留情已到了晚秋的年龄。在成功与



我也可以是个“好男儿”
梁谷音反串西门庆

荣誉面前，在戏剧萧条的今天，再要向前进一步，压力重重、何等艰难。我觉得好累、好累，我真想躺下休息几个时辰，可是我的双腿情不自禁还在走，停不下，停不下。昆剧未被人理解，更未在群众中普及，接班人尚在襁褓之中，需要我们的哺乳。我现在没有理由停下，再坚持几个春秋，几个冬夏，待等白云高山深处，也已遍花烂漫，我会躺在那花丛中，静静地、悄悄地，闻听那燕语明如剪、溜的圆。



第一次演话剧，梁谷音饰童妈妈(2001年)

目 录

Contents

序(观星梁谷音)	黄宗江 / 001
自序(戏里戏外)	/ 001

旧梦并非如烟

小镇瓶窑	/ 002
我家五妹	/ 008
梦中的吻	/ 011
万福庵	/ 014
铁路边的星期天	/ 018
我的外号“猫娘”的由来	/ 021
难忘言慧珠	/ 023
人去曲未终	/ 036
我,一株小草	/ 051



拍曲清清六十年

“不要说我是个坏女人”

——谈崔氏、阎惜姣和潘金莲的形象塑造 / 056

似听才郎声声吟

——看《节妇吟》致王仁杰 / 070

一生爱好是天然 / 073

朋友，请理解我 / 077

寻梦 / 080

秋晨 / 084

红衣红帽情未了 / 087

傻子·俊子·骄子 / 090

“新亚”说幽兰 / 093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

——我对扮演潘金莲的一些理解 / 095

获“梅花奖”前后 / 098

第三次在首都度国庆 / 102

想起杨村彬老师 / 104

《水浒》中的两个女人 / 107

上场下场看亮相 / 110

无计留春住	/ 113
我与昆曲	/ 116
鸳鸯戏水	/ 122
小径深处的“曲会”	/ 125
三见蒋纬国	/ 128
琵琶一曲自君来	/ 132
一梦引得彩蝶飞	/ 139
离魂	/ 143

姹紫嫣红开遍

东瀛观艺录	/ 150
我念黄花花念我	
——访日散记	/ 166
跳动的樱花	/ 173
昆剧《潘金莲》在日本	/ 177
不是舞台胜似舞台	/ 179
在伦敦的黑楼里	/ 183
雨夜情	/ 186



幽谷清音乃绕梁

月落重生灯再红

郑 重 / 192

花飞蝶舞梁谷音

肖复兴 / 195

她那一闪一闪的眼睛

——关于梁谷音

童芷苓 / 198

美色耀眼 情致流泻

——记著名昆曲演员梁谷音

白 木 / 200

画梁软语 梅谷清音

陈从周 / 204

红手帕与红坎肩

徐城北 / 207

看梁谷音演《活捉》

许姬传 / 209

古兰吐新妍

——谈梁谷音的艺术表演

傅全香 / 211

勤奋好学戏路宽的梁谷音

俞振飞 / 213

一双眼睛多种情

——看梁谷音演《活捉》

赵晓东 / 215

非凡的梁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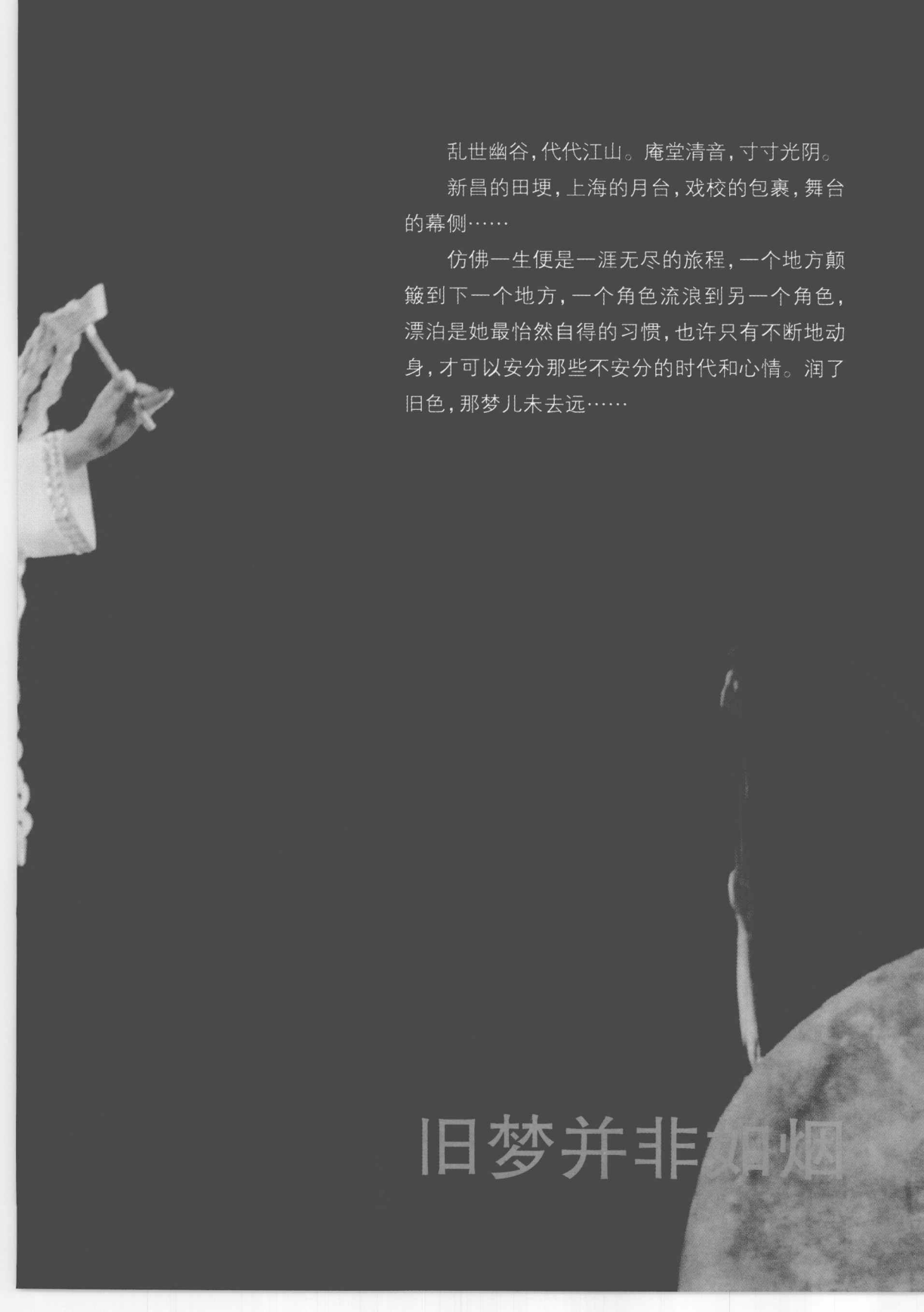
吴祖光 / 217

愿此戏“飞入小堂画幅”

程十发 陈佩秋 / 219

梁谷音唱对台戏

蒋星煜 / 222



乱世幽谷，代代江山。庵堂清音，寸寸光阴。

新昌的田埂，上海的月台，戏校的包裹，舞台的幕侧……

仿佛一生便是一涯无尽的旅程，一个地方颠簸到下一个地方，一个角色流浪到另一个角色，漂泊是她最怡然自得的习惯，也许只有不断地动身，才可以安分那些不安分的时代和心情。润了旧色，那梦儿未去远……

旧梦并非如烟

小镇瓶窑

妈妈的工作一动再动，最后终于在离杭州不远的瓶窑镇落了脚，这样我也成了半个瓶窑人。

瓶窑镇地形好似一只瓶，山上的人又以烧窑为生，因此取名为瓶窑。小小的瓶窑镇，只一条窄窄的街，一小时可以走完整个镇，那时全镇只一万人左右，谁家有个婚丧喜事，全镇都会沸腾。

瓶窑镇美就美在有一条长长的小河，贯穿着全镇，河水又清又绿，右边点缀着零星的小屋，左边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小河两旁衬上弯弯的柳树，垂枝倒影在水间。来往船只穿梭不息，碧波扬帆，鱼鹰排列成行，黑压压一片，与天上白云黑白分明，相对为伴，好一个江南水景，赏心悦目。

我家就在河边的一座木楼上，我最爱扑在窗口不知厌倦地看窗外的一切。悄悄的河水，悄悄的小船，悄悄的水里人，悄悄的水上风，形成一个悄悄的世界。只见夫妻老婆小木船带着全家老小一年四季在河里漂泊，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悠悠荡荡，自自在在。他们船舶停在瓶窑小码头，上了岸买米买菜，在船头架起大铁锅烧一大锅饭吃一天，在太阳下，在风头里就着咸菜萝卜干吃得喷喷香。晒得乌黑像泥鳅似的船上娃从这船跳到那船，再从那船跳到这船互相嬉耍着打

闹着，动作那么敏捷，好比花果山的小猴子那般灵活。休整完毕，他们一桨一橹地摇走，过不了几天，又一桨一橹地摇来。陌生的观望使我熟悉并认识了他们，这叫马老大，那叫李小四，张家的闺女好漂亮，王家的儿子最调皮，只是我们从来不搭话，岸上的小楼窗口，水里的小船舱头，相隔抬手微笑以示友好。

小镇上的人最劳碌，太阳未升起，大家就起了床，街上嘈杂声略略搅乱了小镇的平静。卖鱼的吆喝声，买鱼的讨价还价声，打工的村民飞快地走着，为的多挣些工分。姑娘们、大嫂们端起一大盆一大盆的浆洗衣服，走下河去，撩起裤腿，露出两条又红又黑的健腿，噼噼啪啪敲打起来，有节奏的动听的打击乐章传遍了小河的前后左右，溅出的水花似银色的烟光闪烁出小镇一片欢乐的气象。

在这花花绿绿的女人天地中，一个高高大大五官端正的小伙子挑着一桶水走上又走下，那么醒目、突出。他叫“毛癞痢”，是位找不着对象的光棍，没念过一天书，却有一副打不死的强壮身躯，从小丧父，靠挨家挨户给居民们送水养活老娘。他一头密发，不知为什么叫他“毛癞痢”，他太憨厚，一担水只收一分钱，长得标致一点的姑娘对他笑一笑，他索性连一分钱也不要了，所以又得了个“傻子”的雅号。他一天要挑近百担的水，一天赚一元钱，一月三十元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不愁吃穿，乐乐呵呵。他爱挑逗姑娘，有意在女人群中挤来挤去，拿水桶碰她们的身子，桶里的水颠翻在洗衣女身上，招来一片漫骂“天杀的，毛癞痢，哪里不好走，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让河水的水怪拖了去才好”。接着，洗衣女们一齐动手把水泼在“毛癞痢”的头上、脸上、身上、脚上，倒像云南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1978年“文革”后，梁谷音在小镇瓶窑

少数民族的泼水节一样。“毛癞痢”浑身湿透，开怀大笑，这是他一天最开心的辰光。我也从窗口认识了挑水的傻子“毛癞痢”。

冬天了，小河结起一层薄薄的冰，小木船停在那里几天不动，船舱有厚厚的棉帘封起，挡住舱内的一切，看不见里面的世界，只见一缕缕白白的炊烟升起，在寒风中飘来飘去。河旁的柳树早已剥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冬天抓不到鱼，鱼鹰们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停在水面。这是小镇最空闲的日子，只见镇民们腰间挂着酒瓶，丁丁当当响着，手里捏着扑克牌去东家走西家消磨时光。姑娘们、大嫂们躲在家中直至晌午太阳照暖了河水才出门，惟有“毛癞痢”依旧天一亮，卷起裤腿，敲开河冰，一担又一担，他有意无意放慢走路的节奏，这样可以挨到中午与洗衣女嬉笑，这是他一天中的一乐，当然那时候洗衣女们会大发慈悲，决不把水泼在他身上，不然岂非成了一支大冰棍。

寂寞沉闷的冬天却有最热闹的日子，春节左右，镇前镇后，婚娶迎亲，忙个不停，看个不够。那特别新鲜的场面，我至今难忘，它原始而科学，土气而时髦，简单而复杂。小河是惟一的交通要道，小木船是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远处传来革命歌曲的音乐声，“日落西山红霞飞”、“大海航行靠舵手”，街里人好聪明，用这些人人会唱的歌曲作为送亲的伴奏，又省力又被人接受，最重要的是突出了政治，配上传统的锣鼓，倒也别有风味。十来只小船排列成行浩浩荡荡地游来，甚是威风，一船的被子红红绿绿，一船的箱子，重重叠叠，更有那一船船的亲戚朋友，老老少少，哭哭笑笑，最后面的船舱内坐着戴了墨镜的新娘，一身红袄红裤，低下头，羞羞答答，坐得纹丝不动。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新娘千篇一律都戴上一副漆黑的墨镜，是遮盖离开爹娘哭肿的双眼，还是怕路上行人看清她庐山真面目。最有趣的是新娘双脚不能落地，而是由陪同前来的舅舅背着下船、上岸，一直到男家才能放下。好几次，由于新娘过于肥胖，而舅舅又瘦又小，被压得一步三摇，几乎跌倒在地，惹得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可每一个瘦小舅舅都鼓足勇气，坚持到底，咬紧牙，拼足气，跌跌冲冲背着新娘终于进了新房，大家又不由拍手叫好。小镇喜事真多，前头船还未过去，后面已紧紧追来，唢呐声吹个不停，锣鼓声敲个不绝，一个个新娘背个没完，真是万紫千红，嫣红开遍，比我们舞台上拜堂还要精彩。

小镇很平常，既无悬崖，又无险滩，幽僻得谈不上什么气势。小镇上的人把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舒适的小天地中，知足、畅达、平稳、快乐，滋润的生活方式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表征。

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许久许久未回娘家，前些年为参加外甥女的结婚仪式又一次到了瓶窑。哇呀！鸟枪换了炮，城市的喧腾、繁华，五光十色完全侵吞了小小的瓶窑，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洋楼赶走了零零碎碎的小木屋，马路虽还是窄窄的，但再不是单调的几辆自行车出尽风头在街上洋洋得意地来回兜风。中巴士、小巴士前呼后拥，中间夹着小轿车寸步难行，最奈何不得的是拖拉机“哒、哒、哒”横冲直撞，它天不怕、地不怕，在车群中毫无顾忌地钻来钻去，强龙难斗地头蛇，那些巴士、小轿车也只得乖乖地让它三分。还有自制的简易三轮车在人都挨不进的街缝中扭来扭去，毫不示弱。这三轮车是镇上的新生事物，一条街这么点路何必坐车呢？但现在镇上的人富了，懒得动那已松了肌肉的双腿，付上五元钱，三分钟就到家，况且又解决了一批无业人员的工作问题。我下了长途汽车，站在瓶窑的街头，手中提着小包大包，无法通过这水泄不通的小镇街道，也只得跳上这自制的特产——简易三轮车，谁知行至街中心，可要了命，前面车，后头车，左旁拖拉机，右旁手拉车，围攻在中间动弹不得，比大上海的堵塞还要厉害，况且马路上容纳了几个时代的交通工具，比大上海更为丰富多彩。几分钟的路程足足踩了四十分钟才到家，五元钱加到了十五元，等于上海小轿车的起步价。

妈妈的木楼早已拆光，住进了六层高的住宅楼，小窗口换成了小阳台，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气高神旷。前面的小河依然永无止境地流着，但早先的旧时旧景已荡然无存。再也见不着夫妻老婆小木船一年四季地摇来又摇去，只有接连不断的机械船噗、噗、噗的杂音在耳边刮来又刮去，不见了马老大，找不着了李小四，只见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子穿着崭新的防水衣好似太空人一样威风凛凛掌握着驾驶盘，似流星一般闪去又闪来。下了码头，进了饭馆，四菜一汤，外加一瓶啤酒，又噗、噗、噗地消失在河的远处。

不见洗衣浣纱女，听不见木棒敲打声，只闻家家的洗衣机轰隆隆地响。妈妈嘀嘀嘟嘟地告诉我“哪一个船家女考取了海洋学院。哪一年进门的胖媳妇命最苦，新婚一年就死了丈夫。哪一个皮肤黑黑的新娘子最能干，自己开了家木

材厂，发了财，在山上造起了小洋房”。又是谁家儿子做了官，谁家买了几套房。又怨我弟弟、弟媳，每晚出去唱卡拉OK，跳交谊舞，把她一人丢在家中守空房。我突然想起那挑水的，就问妈妈“毛癞痢现在干什么？”“唉！早死了，“文化大革命”不知谁讲他调戏妇女，要批判他，他挑水挑水就挑到河里去了，被河里水怪拖走了。”我想如今小镇上家家安装了自来水，毛癞痢的不存在，人们也许无所谓了，早就把他忘掉了，谁还会追究毛癞痢是自己跳到水里，还是糊里糊涂被河里水怪拖走了。

外甥女是我插队在山区妹妹的女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女，结婚的日期也定在传统习惯的春节前。

天公不作美，那一天居然下起鹅毛大雪，天与地白茫茫连成一片，小河千里冰封，无一船只，也是白茫茫没个尽头，惟有山上的松柏雪压枝头时不时露出点点翠青，傲骨俨然。我们大家缩起头，拱起手，躲在屋里等候男方迎亲队伍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雪越下越大，大家不免焦急起来，山路不好走，怕出什么意外。突然，砰砰嘭嘭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把个小镇掀翻一般，它告诉我们，新郎官来了。好家伙，农村结婚的气派远远不比大城市差，六七辆各种颜色的小轿车艰难地在雪地里缓缓爬着，车前面一位小伙子手托着录音机，竟然放着外国教堂里的《结婚进行曲》，我不禁纳闷山里人能不能听懂这洋曲子？另一小伙子跑前跑后抬着摄像机忙得大冷天直冒汗。新郎也是附近地区的农民，高高的个头，白净的面孔，一身讲究的西装，没有半点土气，倒有点京城来的帅气，一路上向看热闹的行人散发高级的红塔山香烟。我问身旁的妈妈“怎么这么阔气？”“这还算节约的，镇上好多人结婚都发中华牌”，我才知自己不领行情。

新郎官喜气洋洋上了楼，一一拜见，然后呈上红纸包着的一叠厚厚财礼钱给我妹夫，以示对岳父母养育女儿成人的感谢，又送上一小包红封袋给我妹妹，叫什么“肚痛钱”，补偿我妹妹分娩女儿时肚子所受的痛苦，我见这一包“肚痛钱”倒真的差一点把肚子笑痛，洋里洋气的形式，土里土气的精神，土洋结合，恰到好处。喜娘扶出新娘，好时髦，这么冷的大雪天，一身薄薄的婚纱，还露着胸，真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脸上化了浓浓的妆，头上插了点点绢花，哪像个山里女，倒可冒充电影明星。此时录音机里的《结婚进行曲》越放越响，